

7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西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卷第六

議五 伯陽甫論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韋氏曰西虜所近也

三川涇渭汭震動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過失也言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也

者不敢斥言於是地震陰陽相迫氣動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陰為陰所

失而在陰陰在陰在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國

夫水土瀆而民用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六

議論五

伯陽甫論三川震

哈佛大學哈佛東京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韋氏曰西周三川皆震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

三川涇渭汭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伯陽父周大夫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序次也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

烝升也陽

氣在下陰氣在上陰氣迫之使不能升

於是有地震

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鎮為陰所鎮窄也

陽

失而在陰

在陰在陰下也

源必塞

地動則泉源塞

源塞國必亡

依國

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

生物民之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

得用之故乏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

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代二

之季謂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依其川精氣

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涸

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夫

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

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

單襄公論郤氏必亡戰于郟使郤至告慶

晉既克楚于郟韋氏曰晉厲公伐鄭

于周郤至晉卿温季也告慶未將事將行也未行

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八公周大交酬好貨皆厚

飲酒晏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

桓公與之語召桓公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

譽温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

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

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

不知乘我則疆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

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

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臯不

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
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疆
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
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
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疆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
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
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
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
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
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

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趙

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今欒伯自下軍往

欒伯欒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

若佐新軍而并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

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

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

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

害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

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

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

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

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

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

故傲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

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

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

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

禮謂若管仲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姦仁

為佻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羞耻也謂見楚君而趨

姦勇為賊遠賊國也姦勇為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

義為上守和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

也殺敵為果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畔戰而擅

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

佻也畔其國而即讎人謂赦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

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

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

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

叔不勝遂出奔晉按左傳成十六年云晉侯使郤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

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
之可乎以二書參校則內傳之言簡而粹矣

單襄公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韋氏曰厲公州蒲也

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錡晉卿卻

也犯陵卻欒見其語迂卻欒晉卿卻錡之族父苦

卻至見其語伐卻至晉卿卻欒之弟子温齊國佐

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魯

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欒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

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

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

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目不正目以處義

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存在而

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

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

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

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

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口以

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故萬物之名聲

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有咎咎及

也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步也夫郤

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

寔疾債高者近危疾速債墮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

今郤伯之語犯叔迺季伐則陵人

迺則誣人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三怨心陵誣檢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也於禍也立

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

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也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

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

子叔聲伯論郤氏多怨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氏曰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

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請季文子於晉欲與之邑弗受也郤擊晉卿歸鮑國謂之曰子何

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

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

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

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

張雷

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

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

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因民不

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

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

能予人邑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

諫韋氏曰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非華國乎

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也然吾觀國人其

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

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

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為國光華不聞以妾

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獻子囚之七

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

十縷也馬餼不過稂莠餼秣也稂莠似稷而無實文子聞之

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史蘇論驪姬敗國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

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
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賞爵與史蘇
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文曰勝而不吉
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吉孰
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
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以
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
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
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
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
戎若晉以男戎勝晉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

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韋氏曰女子同生謂後驪

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

屈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傲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

傲備於戎翟無耻辱於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

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

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

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

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

上下既有叛矣叛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

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

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

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

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

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申字古雖好色必惡心不

可謂好也好美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彼得其情

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

女戎又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

子二公子謂重耳君子曰知難本矣

趙宣子論事君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韋氏曰宣子

獻子韓厥也司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

行干犯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

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卑朝莫喻其誰安之宣

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

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

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

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

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

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

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鬬且論子常必亡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韋氏曰鬬且楚大夫子子常

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

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如
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

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王之屬自然物也
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

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
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

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
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

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
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
夫也不是

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
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

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

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

也成王楚文王
之子願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

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
名也羞進也至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
復反也人謂

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

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

民以自封也勤勞也
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

鄭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

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
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

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

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

於民多矣也速召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

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

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

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

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

有栢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叔向母論娶左氏昭二十八年夏六月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杜氏曰夏姬女也其母欲娶

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勝而

庶子鮮少嫌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

一君陳靈公一子夏懲而亡

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

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

公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

夷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有仍古諸

侯也美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髮以

黑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恠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

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

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

四百七
文正王宗卷二
二
劉

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尤異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韋氏曰季孫康子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

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

修陽政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

糾虔天刑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

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卽安

卽就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業事也書考其國職

也命命令也書考其國職

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

安儆戒也工官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晝講其

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

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皆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統所

以縣當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紘紘纒之無縷者也从下卿之內子為大帶適妻

而紘纒之無縷者也从下上不結縷冕上之覆也卿之內子為大帶適妻

帶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

妻加之以朝服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

諸侯之士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

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

也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

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

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

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

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

季氏之婦不淫矣按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故綴其未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議論六

王斗對齊宣王

戰國策下同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

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扞之

扞失也春

秋傳扞于辱矣

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

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

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

近於戲玩

而王不好士宣王

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騶

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

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

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

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

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

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

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按此篇生亂

語失之太峻四好之譏亦鄰於戲玩而大槩要有取焉齊策又有顏歎者進說與斗略同而其言有曰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臣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足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又曰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寶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遵遂也然而形神不全一歎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真正以自娛此亦名言也以其大體不粹故判之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

驚驚有餘食下宮揉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

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

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

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

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鮑氏曰纏束書於矢上

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
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
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
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
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
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
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
棄南陽斷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

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卽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
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誤以十萬
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
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
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
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
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
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
王必喜

此下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

士民見公如見父母

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魏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

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

圖之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鞬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鮑氏曰按

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眾得為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粟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之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示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

鮑氏曰楚人

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

專淫

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

乎

悖背道也

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

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

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

淹亦留

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

王流揜於成陽

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

於是使人發騶

騶廐御也

徵莊辛於趙

徵謂召索

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

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

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

牢牢閑養

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

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

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

天地之間俛啄蚤蝨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

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

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

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

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

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

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

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

乎大沼俯嚼鱧鯉仰嚼陵衡衡香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修其器集韻器可為鏃治其矰繳

矰弋射矢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矰集韻矰利

繳生絲縷折清風而抃矣以繫矢從高集韻故

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

侯之事因是以前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

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

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蔡靈蔡侯殺之于申

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而

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

色變怍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

君與淮北之地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

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體

觸龍言請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鮑氏曰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

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

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龍言願見太后盛氣

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

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也郤郤同以已病足亦恐后不能前亦自怨及人也故願

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

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

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有沉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

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

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

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耳豈非計义長有子孫相

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

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

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

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

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器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

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

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

四百七
揚仁

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子義
趙之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

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

重也而況人臣乎
鮑氏曰觸讜諒毅皆以從容納

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
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

魏牟對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

坐
鮑氏曰迎客面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

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

人願聞所以為天下
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

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

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

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

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

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

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

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

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

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輜也
輜車旁

喻故

云

趙客論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

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

鮑氏曰雍癰同桑中有蠹

則外礙礙如人之癰

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

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

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日倡

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

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

其賊在於內

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

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

王平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

鮑氏曰史作瑩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

觴

魯公魯君與避席擇言

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

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向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曰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

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
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
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
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
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

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
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
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
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

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
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
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
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

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

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此自敘所以事

先王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

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
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
臺臺名大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反乎磨室當作曆室徐廣曰磨
也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
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
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
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敘王所由幸臣之
由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
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

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
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
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
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
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
所以入燕之由與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
不敢背燕之意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

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
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結一篇之意而安燕王之心恐侍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燕昭王以樂毅為將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

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

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

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

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一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

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

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

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

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

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

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

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

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

破齊復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

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

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又暴露

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

隙遂捐燕歸趙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云云於是

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楊仁

七真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燕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
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
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
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
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
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
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
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
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
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
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
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
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
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
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
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
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

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
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
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
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
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
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
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
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
以成不過而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
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
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聞乘怨
不用其計二人卒畱趙不報

魯仲連責新垣衍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
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
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

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

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

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

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地崩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新垣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又愈激之新垣衍快然不

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
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
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
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
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
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
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
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杙視膳於堂下天子

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
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
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
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
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
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
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
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與其所謂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
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
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
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
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
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
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
復見○按魯仲連之語不皆粹以其反復言帝秦
之害有動於當時而雄俊明
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
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
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
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
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
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
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
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
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

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

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
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
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
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
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
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
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
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
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
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

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
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
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
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
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
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
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
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
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脩政治亂強兵批
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
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
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
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
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
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
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
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
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

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
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
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
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
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
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
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
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

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忘國夏育太史噉叱呼
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
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
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
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
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
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
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
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
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

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
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
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
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
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
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
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
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
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
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

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
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
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
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
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
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
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
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
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
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
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
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水也白見世面之容鑿於人
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
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
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然長爲應侯世世稱
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
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
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
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

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史記世家下同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

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鷺野

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

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

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

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

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

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

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

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

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

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

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

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精縈也飲馬西河定

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磬新繳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磬新繳涉鄆

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砥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
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
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
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
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
之兩弟無罪而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
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
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

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
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
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
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
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
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
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
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
以為今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
夏黽縣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徐廣曰一召陵與楚兵決於

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
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

固有懷茅徐廣曰在修武縣屬河內刑丘徐廣曰在平臯城垝津以

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臯

陽亦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地屬鄭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

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

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卷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

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

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

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

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

國之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園中邊城盡

拔文臺墮垂都焚一云魏山都焚林木伐糜鹿盡而國繼

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

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

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

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

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

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

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燒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
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
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
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
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
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
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
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
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

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
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
而為臣不久矣

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

論事之法

蘇秦說六國合從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
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
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
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
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不
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
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
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
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

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
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
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
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
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
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
之衆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
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
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
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
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
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
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
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
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反布衣之士皆高賢
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
奉陽君妬君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

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得與士民
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
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
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
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
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
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橐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
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
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
包利五伯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
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則魏弱秦則秦必弱
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
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
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
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
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

戰於鄆邯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公之聚以舜無咫尺之地以禹無百人之聚以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

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明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

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
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使是時周天子致文
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
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
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
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
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鄆鄧師宛馮龍淵
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
幕革抉啜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蹙
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一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與大王之賢挾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
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
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
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
大王之賢挾一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
大王羞之於口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
仰天太息曰宮券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勢以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
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潁潁棗無胥西有長城之
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
之多日夜行不絕鞞鞞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
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沐王交彊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
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
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倉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以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以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縣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

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以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免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併力焉蘇秦為從約長

李斯諫秦王書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
 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
 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
 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
 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
 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
 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
 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生然後可則是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
 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
 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
 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拊鞀而歌呼嗚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
 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
 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
 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
 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
 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
 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
 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按蘇秦游說之士李
 斯焚書之人其辭雖工不
 當與正宗之列姑附于此

陳餘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

門三日越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

服趙恬也

攻城

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

開榆中地數千里

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

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

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

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

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

侯並起滋溢多彼趙高素諛曰久今事急亦恐二

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空基責使人更代以脫

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

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

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

兵與諸侯為從

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

南面稱孤孰與

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

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未成羽使蒲將

軍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人見羽欲約羽召軍

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

酈食其說齊王廣

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

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

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津以除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

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

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
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
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
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
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
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為然

隋何說淮南王布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為我

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隋何曰臣請使之
乃與二十人俱
見之隋何云云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
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
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
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
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

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

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孰誰也

言不動搖坐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觀成敗也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

名以鄉楚也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

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以其於身上若言被也

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疆漢

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

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

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

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

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

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

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

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

五頁七 五頁八 五頁九 五頁十 五頁十一 五頁十二 五頁十三 五頁十四 五頁十五 五頁十六 五頁十七 五頁十八 五頁十九 五頁二十 五頁二十一 五頁二十二 五頁二十三 五頁二十四 五頁二十五 五頁二十六 五頁二十七 五頁二十八 五頁二十九 五頁三十 五頁三十一 五頁三十二 五頁三十三 五頁三十四 五頁三十五 五頁三十六 五頁三十七 五頁三十八 五頁三十九 五頁四十 五頁四十一 五頁四十二 五頁四十三 五頁四十四 五頁四十五 五頁四十六 五頁四十七 五頁四十八 五頁四十九 五頁五十 五頁五十一 五頁五十二 五頁五十三 五頁五十四 五頁五十五 五頁五十六 五頁五十七 五頁五十八 五頁五十九 五頁六十 五頁六十一 五頁六十二 五頁六十三 五頁六十四 五頁六十五 五頁六十六 五頁六十七 五頁六十八 五頁六十九 五頁七十 五頁七十一 五頁七十二 五頁七十三 五頁七十四 五頁七十五 五頁七十六 五頁七十七 五頁七十八 五頁七十九 五頁八十 五頁八十一 五頁八十二 五頁八十三 五頁八十四 五頁八十五 五頁八十六 五頁八十七 五頁八十八 五頁八十九 五頁九十 五頁九十一 五頁九十二 五頁九十三 五頁九十四 五頁九十五 五頁九十六 五頁九十七 五頁九十八 五頁九十九 五頁一百

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

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歸而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右戰國策士談說之辭凡十有九事

按鄒陽傳

人刺殺袁盎事敗王恐誅思鄒陽言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曰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鄒陽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一車而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一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一土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之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

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是時去戰國未遠故談說之士巧於解人主之意如此然陽之言近於正故焉附

